

豆豆

## 老屋花香



將近年終，10月底的時候，發現我明年如果想繼續當菲航的銀卡會員的話，還需要八次航行，于是就決定，年底就再來一次納卯之行。

雖然早已把納卯當成家鄉，這些年隨著孩子們的離巢，我也漸漸地把原本每個月回納卯的次數減少。

每次飛行的時候，為了節省幾塊錢，我總是挑選比較便宜的夜晚的航班。而這次在買機票的時候，價格適宜，我也就來了一次白天之旅。

當飛機降落在納卯機場後，我領完行李後，搭上出租車，還好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期，沒有遇上堵車，20分鐘不到，我就到達納卯的家。

打開院子的門，七里香的香味撲鼻而來。20年前，有一天，我與姑媽去逛花市，姑媽告訴我一株在盆裡的花，說是「七里香」，我驚然想起我喜愛的作家席慕蓉曾經寫過的那首《七里香》：

水急著要流向海洋  
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  
在綠樹白花的籬前  
曾那樣輕易地揮手道別  
而滄桑了二十年後  
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  
微風拂過時  
便化作滿園的郁香

今年，是我與這株七里香結緣二十年的時候，當年，我窮困潦倒，失意落魄之時，歷經三遷，搬入此屋，房東一聽說是我要住，立刻以很低的房租給我，並且同意我把房子重新油漆，再從房租裡扣除。26年前，同鄉看上此屋，房東卻不願意租給他們，而我當面去租的時候，我騙他是要租給我姐姐住，素未謀面的房東二話不說就把房子租給我。不知不覺中，這屋我們已經住了18年，除了入住的第一年象徵性地簽了一份租房合同，並沒拿去律師處公證，這麼些年，我就一直這樣住著。

那年失去家產搬進這屋時，除了日常所需，只有那些花花草草隨著我漂泊至此。

當年鄰居買房，在設計花園，我順手牽羊，花了不到一萬元菲幣讓園藝師也把我打造一個小花園，鋪上地毯草，把我帶來的花草草種下去，孩子去上學的時候，我忙完家務，在煮午飯的空隙，看一會書，或者誦一段佛經，不用去趕著交銀行的時候，下午光著腳在草地上漫步，聽一段音樂，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我把苦逼的生活活成了詩。

小區的鄰居有五家的孩子是嘉寶的同班同學，學校就在小區裡，我們家是孩子們課餘的玩耍場所，他們班級同學的聚集地。

回家後，一夜好睡，一睜眼已是七點，幫我看家的工人已經煮好了地瓜粥等著我，從龍華寺買來的鹽鹵豆腐，撒上蒜蓉，再潑上醬油，就著地瓜粥，美味佳餚，是小時候故鄉的味道。窗外淅瀝的小雨噹噹噹，很有詩意。

吃完早飯，雨停了，我信步走到院裡，當年的七里香已經深深地扎根在土裡，隨著微風，一陣陣幽香，沁人心脾。那個老芒果樹，已經覆蓋了三分之一的屋頂，院角那顆野生的ipiipi被工人砍了樹枝後卻生命力超強，分成兩叉，已成參天大樹，還有梔子花，茉莉花等等。

28年前，父母來幫我們一起建房子，老父親帶來了一片蘆薈，種在盆裡，成活了，老母親特別喜歡花卉，她也摘了一根龍吐珠的枝條來到納卯。

如今在院子裡看到這些花卉，父母親的音容笑貌又在面前，孩子們的嬉笑聲也在腦海裡。

目前老屋已經被房東賣給了別人，我在這屋度過的時光已經不多了，新房東答應我，只要他們不重建，我就可以一直住下去，兩、三個月回來一次，還得雇一個人在這裡居住，代價確實比我回來一次住在酒店總統套房的價格還高。

這老屋承載著我們一家四口的多少歡樂，見證了我人生跌到谷底再重新爬起來的全過程，此情可待成追憶。

(12/15/2024)

付玉成

## 請到天涯海角來



「請到天涯海角來，這裡四季春常在」，一首民歌把我們帶回到激情燃燒的年代。這是我第三次來三亞，第一次訪問是三十年前，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名央企的普通員工，陪同領導檢查海南分公司的工作，第二次是參加2018年中企會的年會，在這個年會上我被授予最具社會責任企業家，現在是第三次，也是退休後的首次回國，因為參加中國散文網徵文獲得金獎而有機會參加在此舉行的頒獎典禮。作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也能夠與文化群體近距離接觸，通過參加活動，算是皈依自己的靈魂。三次到此，三種體驗，三亞還是那個三亞，但一日千里，物是人非，三亞發展得更好了，三亞的自然環境更美了，三亞的文化氛圍更濃了。

從菲律賓來三亞，需要中轉深圳或香港，交通不是很方便，我所訂的是12月13號凌晨2：50三亞航空從馬尼拉飛深圳的航班，然後在上午10：25轉機來三亞，基本一晚上沒有睡覺，由於飛機晚點，到達會議所在地仙居居海景酒店已是下午近3：00，組委會說我是路途最遠的一個，也是此次唯一獲獎的國際華文作家，以往幾屆有美國華人作家，澳大利亞華人作家及馬來西亞華人作家。他們對我的到來非常重視，而我呢，雖然經常站在領獎台上，但越洋跨海還是第一次。雖然近期我也有幸獲得「書香武漢」國慶徵文三等獎，但沒有前往出席，這次來三亞除了參加頒獎的系列活動外，也想舊地重遊，藉機拜會一些老朋友，順便結識一些新朋友。只可惜，「我愛的人兒飛走了，愛我的人兒還未到來」。過去的夥伴或離職或陞遷或者退隱，大多已經回歸家庭，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留在三亞的已經寥寥無幾，其中和我最為要好的鄉黨，海南大學知名教授、大律師黃亞林大哥也因為臨時出差去了異地而錯過了相聚機會。是啊，多年前，三亞的很多朋友都和我一般年齡，全是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的大學生，在海南建省的時候從外地調來，除了少數離開體制經營自己的事業外，大多數都已經退休回到故鄉。沒有了故交知己相聚，此行權當是一次旅遊，畢竟擺弄文字的人需要采風，而三亞又是一個美不勝收的地方，如此美景一定能夠激發出更多靈感，於是決定全程參加組委會的活動，準備把親身的體驗變成鮮活的文字，讓沒有來過的人也能夠身臨其境的感受。其實，來三亞采風，三兩天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值得參訪的地方太多，文化的、宗教的、民俗的、社會的，每一個地方都有她特有的歷史淵源和典故，融進了不同的美麗傳說。如南海觀音，自從落戶南海，三亞就沒有了大的颱風，大家都相信這是菩薩顯靈保佑著一方平安，天涯海角和檳榔谷，也都有它獨特的動人故事，三亞還因為《請到天涯海角來》和《採檳榔》兩首歌曲而美名遠揚。作為國際人士，這次來三亞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想拜拜觀音，希望保佑南海平

安，週邊人民能夠在祥和安定的環境中發展共存。

雖然這次活動總共只有三天時間，但講座、交流及采風讓作家們靈感爆棚，同時也讓自己那點散淺的文學愛好擁有了另一個世界，難怪人們說上帝開上一扇窗，它會開啟一扇窗，像我們這種剛剛六十的人，退下來後如果沒有精神寄托，很快就會頹廢下去，其實現在的退休人員，除了60歲的年齡，還有30歲的心境，40歲的身體，50年的精力，經驗和見識都是恰到好處的時候，如果天天只能與廣場舞為伴，可是辜負了幾十年來國家的培養與自我歷練。您可知道，在美國，80歲的人還在努力上進，競選總統，而法國，70歲的人則剛剛開始籌備自己的婚禮。

最近看到一個帖子，《我沒有老，只是年齡大一點》，裡面寫道：我老了，我感到幸運。有人少年夭折，有人壯年早逝，有人倒在老年門坎上，沒能活到退休，……而我卻能夠順利地，走過完整的人生路、享受上蒼賜予的天壽。經寒暑春秋，幸運眷顧了我。我感恩，我知足。我感覺到它所表達的正是我們這一代所有的心聲，慶幸自己還有那份激情，年雖過花甲，可我心依舊，仍然能夠做一些有益于國家和社會的事情。記得年輕的時候自我警要學一行、愛一行、精一行，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回首往事，我很慶幸這些都基本做到了，正如保爾柯察金說的那樣：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這僅有的一次生命應該如何度過呢？每當回憶往事的時候，能夠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38年的工作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建樹，但是作為一個平凡之人，一直都將自己的人生目標與祖國的需要聯繫在一起，並為之努力攀登向前，沒有浪費青春和歲月，沒有留下悔恨和遺憾。

是啊，歲月匆匆，唯有生命不可辜負！生命是什麼？生命是雪山峭壁上的那一株雪蓮，生命是不息長河中的一滴水珠，生命是那無際天空中的展翅雄鷹，生命是那無邊原野上的晨炊炊煙，它是初升的太陽，它是夕陽中的餘輝，它是寬闊的大海，它是無垠的星空，它既有波瀾壯闊一往無前，也有孤寂中探索步履蹣跚。生活以痛吻我，我報之以歌。這就是生命，生命是一首曲子，一首由不同音符構成的曲子，只要人人都能抑揚頓挫的彈好自己的音符，世界一定會更加絢麗多姿。

寫到這裡，我突然產生出一種做詩的衝動：心靈皈依無期絕/季節給了春天最好的顏色/卻被秋風糟踐得/遍地落葉/不忍看見那/滿目蕭瑟/乘一抹輕風/方外尋別/從呂宋/到三亞/雖為異客/山海相連/共享明月/天涯海角/皆是椰/南海觀音/鎮妖孽/更有詩文/同韻共關/天下文人/心靈皈依無期絕。

請到天涯海角來，這裡的風光很精彩！

20241214 於海南三亞灣

謝如意

## 妓女與淑女的窮嗚瑟



跳蚤傷了人還懂得偷偷離去，而有些蚊子吸了人血後卻偏偏不知足，還要叮叮叮叮地嘍瑟一番才去。

以為這樣才有蚊子的風度。

有些妓女就像這種蚊子，有些與妓女有染的所謂文人（其實像蚊子），還會給這種妓女譜了曲，什麼「你身上有誰的香水味」、什麼「擦乾眼淚陪你睡」等話兒在歌中流出

這種妓女對香水味特別敏感，因為他們本身或許不潔其臭，所以特別講究用種種香水來遮掩自己的臭，或者安慰自己的臭，這不奇怪。

有點奇怪的是，這事有哈好嘍瑟的？可是她們偏愛嘍瑟！

她們這種與多種男人有性關係的人，偏偏有種不喜歡與她們苟合的男人有與別的女人的性關係，因此十分敏感於男人身上的香水味是誰的？

這似乎有點鹹吃蘿蔔淡操心，然而卻活顯出這種妓女的一種真臭。這種心裡既有我們說的某些貪官那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心理。

又有著一般民眾的部分人那種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的心術，也是所謂責人嚴，律己寬，缺乏自知之明地還要跟自己苟合的人較真，所以說她們是在窮嘍瑟。

妓女自己都是什麼人了，又是處在什麼境況下了，還有心思和趣味去斤斤計較跟自己苟合的人，甚至空惹出一大塊眼淚來「擦乾眼淚陪你睡」，彷彿她們自己吃了很大的

虧呢！

好像她們這種妓女所搞的男人都該是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才是標配？！

這不是典型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窮嘍瑟嗎？無知之至、無聊至極！

那個為她們此事譜曲的人，或才與她們狼才擬貌呢！

有的淑女也愛窮嘍瑟。殊不知身為女性當個淑女本是人生平常事，有什麼值得整天津津樂道自己的天生麗質潔白無瑕？因為再好的自己也要腳踏實地做著人間煙火事，既要履行自己的人生本分和職責自愛自強不息，又要不卑不亢地敬奉公婆相夫教子興旺家庭。而不是以自己的天生麗質難自棄和潔白無瑕當自己耍驕傲和不做自我修養和不操持家務的理由或資本。

因為如果那樣，那就是要家人把她當做祖宗來供養了，那也就是十足缺乏自知之明和與人為善的誠意了！那她們所到之處必然都不受好人們的歡迎。而一般人不必要也不願意、不可能供養得起這種不務正業的要人命的「祖宗」。

妓女和淑女的窮嘍瑟不是天方夜談。如果妓女更多的是和強盜騙子和暗棍等社會阿混們狐群狗黨稱兄道弟沆瀣一氣，隨時可以置人於死地的害人蟲。

那部分不知天高地厚好逸惡勞的淑女也是生活的「銀鑽槍頭」，是難以為安分守己的良家帶來什麼吉慶和福祥的，甚至也是可能帶來禍亂的。因此，部分妓女和部分淑女都是社會上亟待改造的不良人，值得大家防患於未然和及時止損。

2024年12月15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  
照射紅藍光體驗中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莊文成

## 《記者生活的回憶》（七）



為了找錢，聯誼會就聘請一些「經濟委員」。但在這個商業，一般出錢的人就要出名，不然也得有利可圖，聯誼會能給他們什麼名譽？中國未改革開放前，持再多名銜的「名片」，不能像今日可當「信用」用。

記得有位被聘為「經濟委員」的大商人，問清這「銜頭」跟中國做生意沒有什麼方便之門或優惠時，立刻退出。

第五次聯誼會全國工作會議在宿務舉行時，吳永源博士提出了「當中國的亞興智」這口號，那是他看清中國商品快將暢銷世界市場的前景，可是，這口號只是一個口號而已，聯誼會成員沒有大商家，推動不了。後來由湧進菲國的新僑承擔了「亞興智」角色。

最近十幾年來，聯誼會已失去了它往日的光彩，沒有什麼特殊表現，甚至在菲國華人社團的排名有被邊緣化的跡象。

我是聯誼會的創始人之一，一直以來，是秘書長，開始時專職，直到我跟葉雙珠女士等人合作，出任《菲華時報》的總編時才淡出，但卅餘年來我的名字，偶然看到，還列在該會的秘書長欄上。

目前，大批新僑已經湧進菲國，他們不像我們的祖輩那樣，赤手空拳來菲打天下，而是帶著雄厚的資金，先進的經商理念，背著一個世界強國的祖國當後盾而來的。

他們在基本上已立穩足跟，正在宏圖大展，因此，對奄奄一息的本地一些「老字型大小」的社團也特別關心，為了它們的起死復生，已經在收購「店底」了。

「拍店底」是好事還是壞事，至目前很難說，本地社團的衰微，主要是乏少經費，會務難展開，因此，如果注入新血，吸收新人才，讓它再復活倒是件好事。但也有人說，印有本地老字型大小社團理事長，會長或監事長或其他什麼長名銜的名片，到大陸就是最好「通行卡」，「信用卡」，「方便卡」，如果是為了這種「方便」，那「拍店底」就值得商榷了。

聽說，較早也有一些人想「拍」聯誼會的「店底」未成。

我所瞭解的是，聯誼的「店底」大，有不動產，雖然是在基金會名下，手續比較麻煩，而且出租的房子的租金收入也不少，補貼總會每個月的日常開銷，還是可以應付的。

作為一個唯一活著的六名聯誼創始人之一，作為一個沒有實權的秘書長，對聯

誼的中落，雖無可奈何，但我不甘心。

但話又要說回來，時代在改變，而且是突變；世界的秩序，經過一番「洗牌」後，已經重新安排了，卅年前的中國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跟卅年後今日中國的國力，和對周邊以及全世界國家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中菲關係的密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當年聯誼會推動的菲中早日恢復正常外交關係，菲中兩民族的互相瞭解和友好，今日已經不是主調了，如何互相提攜，促進經濟繁榮，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主題。而在這方面，正如菲眾議議長所說的，我們認定中國是「老大哥」，要向中國學習。

因此，聯誼會今日要扮演什麼角色？「取商總而代之」領導華人社會？聯誼會從來沒有這種念頭，也沒有這種能力，不管是財力還是人力；那麼，在菲中關係中她能做些什麼工作？

就我所瞭解的僅「送往迎來」這工作，聯誼會已力不從心，若若她接待中國文藝團體來菲訪問演出，那需要的是百萬計的費用，它那來這筆錢？因為聯誼本身不是一個贏利的組織，也沒有大財閥在背後支撐。

所以，當它連這樣的工作都擔當不起時，在華人社會被「邊緣」化，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可能預見到聯誼會遲早會遭到「錢」的問題的衝擊，甚至弄垮，吳永源先生早就有一套「社團企業化」的方案，企圖以「商」養「會」，結果如何？「錢」還是聯誼會一個大問題。

因此，現在正是聯誼重新嚴肅思考的時候了。它已經完成一定的歷史任務了，她繼續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記起當年與聯誼會合作接待中國廣州雜技團的菲中瞭解協會，最近據說正在研究菲駐華大使館的建議，搞一個為菲中兩民族的友好的「紮根」工作，編印一部「菲律賓民間故事」，免費贈送給中國的小學生，作為一種課外讀物也好，輔助教材也好，讓我們第二代多瞭解一些菲律賓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這也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呀！

不管怎樣，我還是相信，聯誼有能力，找出一個新的歷史任務，奮發圖強，吸收新血，在團結合作下，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閒暇時，當我想起我在聯誼會扮演的角色，我自責，我自問，我到底是聯誼的一名敗將，還是一名逃兵？

(未完待續)